



# 阿詩瑪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  
中国民间文学丛书

# 阿 诗 玛

(重新整理本)

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阿 詩 瑪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627 字数 61,000 开本 787×1092 耗 1/20 印张  $6\frac{3}{5}$  插页10

---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定价(4) 1.70元

## 說 明

在我国的民間文学宝庫中，儲藏着大量优美的长篇詩歌。建国以来，特別是1958年全国大規模的采风运动展开之后，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党的文艺方針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由于各級党組織的积极支持、领导和大家的鼓足干劲、不断努力，搜集、整理、翻譯了不少这类作品。它們既是优美的讀物，也是宝貴的研究材料。为了滿足广大讀者的需要，我們主編了这套《中国民間叙事詩丛书》。爭取在今后三几年內，能使各地发掘的主要作品得到整理出版。

长篇叙事詩的搜集、整理和翻譯，是一个比較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可以根据作品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尽力爭取做得比較完善。由于我們对这方面的工作缺乏經驗，希望得到大家的宝貴意見。

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

1960年1月

## 序

---

《阿詩瑪》的出版，曾經引起各方面的重視，特別在整理民族民間文學方面，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阿詩瑪》的整理本，除曾經在幾種報刊上發表外，先後共出版了四種版本：

1954年7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1954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版本，

1955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

1956年10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版本。

這四種版本內容都是一樣的，用的都是云南省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搜集、整理的稿子。

1953年5月，云南省人民文工團組織了包括文學、音樂、舞蹈和資料等人員的圭山工作組，開始深入到彝族支系撒尼人聚居的路南縣圭山區進行發掘工作。他們和群眾打成一片，虛心向群眾學習，搜集到《阿詩瑪》材料共二十份，其他民間故事三十個，民歌三百多首，同時，對撒尼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風

俗习惯、婚姻制度、民族性格等方面也进行了调查。经过了分析讨论、综合整理和反复修改等工作阶段，历时半年，才写成了《阿诗玛》的定稿。

必须肯定，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的这一工作是很意义的，是值得热烈欢迎的。通过了他们的劳动，流传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这部长篇叙事诗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才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是这样丰富，这样瑰丽。《阿诗玛》出版之后，尽管有人对于《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原整理本的成绩无论如何是必须肯定的。

一、圭山工作组经过了三个月的调查，搜集到了关于《阿诗玛》的传说异文共二十种，这是很可观的。据估计，《阿诗玛》的异文恐怕不止这二十种，假如再把调查的地区放宽一些，再深入下去，假如调查者还能直接用撒尼人的语言去进行工作，一定可以得到更多更宝贵的材料，如果这样，就可能整理出更令人满意的诗篇。但只就这二十种异文看，其中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也就够多了。二十种异文中，从对待热布巴拉家的态度来看，有十九份表示了深刻仇恨（只有一份是表示赞美的，说阿黑和阿诗玛都很满意热布巴拉家，阿诗玛在热布巴拉家是幸福的），这在确定主题上就有了很好的条件。但只就这十九份材料看，也是极不一致的。有的说阿黑于比赛胜利之后和阿诗玛都离开了热布巴拉家，而归途中的遭遇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阿黑先回家去了，却把阿诗玛留在热布巴拉家，起初热布巴拉家不敢虐待阿诗玛，

后来却又百般地虐待她。有的說阿詩瑪终于从热布巴拉家逃出来了,宁愿乞討度日,也不肯再受虐待。……由于《阿詩瑪》是长期流传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詩篇,在故事結構上,在描述的或詳或略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这一部分过分繁瑣而另一部分过分簡略,有的則是有头无尾,或中間缺乏联系。而对这么些不同的材料,要确定一个最恰当的主题,并根据这一主题安排故事的发展,选定作品的結構,是一件相当費力的工作。原整理者在这方面确是付出了很多劳动的,他們劳动的結果,应当說已經使人民真正的思想得到了出色的艺术表現。撒尼人民說:“阿詩瑪的苦就是我們撒尼人民的苦!”一点不錯,在阿詩瑪的时代,在階級的、神权的种种压迫之下,热爱劳动、热爱自由、一心向往着幸福生活而且为了反抗压迫进行过坚决斗争的阿詩瑪,终于牺牲了。这是阿詩瑪的悲剧,也是在階級压迫下的撒尼劳动人民的悲剧。勤劳、勇敢、而又富有智慧的哥哥阿黑,为了拯救自己的妹妹,表现了无限的英勇。他这种近乎神人的英雄行为,实际上是代表了受階級压迫的撒尼劳动人民的理想。原整理者在突出这一主题思想以及为了突出主题思想而运用原材料进行較為完整的安排上,是作得相当好的,是基本上符合撒尼劳动人民的愿望的。就是今天,回头来用撒尼人民自己的創作再去教育他們自己,鼓舞他們自己,其作用也一定是很大的。

二、原整理本在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在塑造阿黑和阿詩瑪的形象上,应当說是相当忠实的。根据二十份异文,整理者终于

把詩中的人物形象比較完整地表現了出來。格路日明家和熱布巴拉家，是兩個針鋒相對的對立面：一邊是勞動人民，一邊是剝削者，他們的不同的性格都是以他們不同的階級性為基礎的。勞動人民，熱愛勞動，老老實實，但確是富有智慧的；剝削者，不勞而食，狡猾多端，實際上却是愚蠢之至。勞動人民，很善良，但當他們與惡勢力作殊死鬥爭的時候卻是勇敢非凡的；剝削者，裝腔作勢，實際上却都是怯懦鬼。人物的性格與階級性是分不開的。阿黑，是一個勞動人民而又有某些神人的性質；阿詩瑪，雖然受時代意識的限制，在歸途中為崖神所暗害，但終於成為永生不滅的回聲，這都充分表明了彝族勞動人民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他們身上，把他們兄妹兩人作為自己民族的化身，因而他們兄妹二人的性格也就成了彝族勞動人民的典型性格。在這兩個典型中，他們本人的性格和彝族的民族性格都是栩栩如生，萬古長青的。原材料中既然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整理者當然要有所選擇，有所捨棄，有所安排。例如《馬鈴響來玉鳥叫》一章中，有關於熱布巴拉家的石崖、水塘和山林的三段對話，在原材料中，有的作為阿黑追上阿詩瑪以後的兄妹對話，表示他們對於熱布巴拉家的蔑視與嘲笑，有的又作為阿黑與海熱之間的對話，整理本則作為阿詩瑪對於媒人海熱沿路吹噓熱布巴拉家的一種無情的反擊而被表現了出來；這樣的處理，對於以後的發展比較自然而且方便，也突出地表現了阿詩瑪的不屈不撓的堅強性格。這樣作是比較恰當的。反復閱讀原記錄材料，應當肯定，人物形象確乎都是活

生生地活在詩里的，但也不能否認，原記錄材料在結構上总是不夠完整的，總叫人有些片片斷斷之感，經過整理，有所刪除，也有所增益，表現更集中了，人物形象也就更完整更明顯了。

三、整理這樣一部敘事詩，要能保持撒尼人民的藝術風格，確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反復閱讀二十份材料，回頭再讀整理本，總感到整理本中少了一點什麼，同時又多了一點什麼。少了一點什麼呢？恐怕就是撒尼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藝術特色。多了一點什麼呢？恐怕就是非撒尼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氣味。儘管如此，這部字句間處處放射着撒尼人民特有的藝術光輝的敘事詩，其特有的藝術風格基本上還是被保留了下來。我們一讀下去，首先就感到它的語言的特色，那樣有節奏，那樣富於音樂美，有那么多生動而確切的比喻，那是只有撒尼人民才能創造得出來的，而且在全詩中又都充滿了那么自然、朴素、簡潔、新鮮、明朗而又風趣的表現方法。正如高爾基在談到通俗民間語言時所說的：“你在这里可以看見驚人的豐富的形象，比拟的確切，有迷人力量的朴素，和形容的動人的美。”什麼是藝術風格呢？看起來似乎只是語言、結構與詞藻潤飾的問題，其實不然，風格的形成與其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民族性格等等是密切相關的；它有它自己特殊的傳統因素，有它自己的聲音笑貌。整理一部民族口頭創作，假如喪失了以上所說的這些特色，或者這些特色基本上沒有被保留下來，沒有被傳達出來，那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原整理者在這方面也是注意到了的，而且盡了很

大的努力。譬如他們除搜集了《阿詩瑪》本身的材料外，還調查了撒尼人民的政治、經濟、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婚姻制度等。這一些，都是為了保持原作的藝術特色。總之，越能深入群眾，越能忠實於原作，就越能保持原作的風格。

## 二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說《阿詩瑪》的整理本就是盡善盡美的了，整理本的缺點是不少的。就其較為明顯的而言，大致有幾點：

一、阿黑的射箭鬥爭是《阿詩瑪》中的一個重大情節，原整理本的处理是不够恰当的。这一点孙剑冰同志在《〈阿詩瑪〉試論》（見1956年《文學研究集刊》第三冊）中已經指出過。孫劍冰同志說：“整理本將射箭的情節放在打虎以前，比賽唱歌、砍樹和撒種以後，不如原材料（第十五號，第十七號，第十八號）所顯示的射箭在打虎、比賽剝虎以後完善。因為把箭射在祖先桌上，是某種意義的決鬥，非他項衝突可比。全部情節的發展揭示給我們，只有經歷了這種鬥爭，巴拉家才肯放阿詩瑪跟她哥哥一塊回去。既然回家的路已經打開，再節外生枝，就是多餘的了。能夠離開巴拉家的时候还不馬上動身，與阿黑和阿詩瑪的性格也是不符合的。”因為按照民族的習慣，祖先桌是任何人不得冒犯的地方，然布巴拉家既然這樣蠻不講理，阿黑就非來冒犯它不可。這三箭，

不但更深刻有力地表现了阿黑与阿詩瑪的性格，也进一步鞭撻了人民所痛恶的热布巴拉家。据調查材料，撒尼人民有一种古礼，名叫“恩杜密色达”。凡遇新婚妇女头胎怀孕，为了保护婴儿平安落地，須在曠野中举行“恩杜密色达”礼。由孕妇的丈夫采摘櫟树枝、柏树枝一捆，分別插入土中，象征热布巴拉家的大門、柱子和神主牌，然后将祀神的飯、菜、酒一一摆好，請巫师念經，念毕，丈夫連射三箭：第一箭表示射穿大門，第二箭表示射穿柱子，第三箭表示射穿神主牌。至此，邪气已被鎮懾，就可以确保生育順利。从这一古礼看，也可以說明傳說中的阿黑的神箭射穿热布巴拉家神主牌的重大意义了。阿黑射得好，阿詩瑪拔箭拔得好，这里，在他們兄妹身上都表现了超自然的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不是別的，乃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赋予的，它表示了劳动人民的愿望。这样安排，在全詩的发展上是較为有利而且也是有力的。因为紧接着是兄妹回家，是热布巴拉家請求了崖神的帮助，阻难阿詩瑪，使阿詩瑪終于回不了家。崖神，也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它不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压迫者、剝削者的不义的意志的表现。在这个恶的力量面前，阿黑失敗了，阿詩瑪的生命乃以悲劇告終。原整理本不是这样处理的，而是把射箭斗爭放在打虎之前，从各方面看，都不大合理，也显得无力。而且在文字上也是处理得相当草率的，因而也使阿黑的三箭有些减色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个問題供讀者特

別是研究者作為參考。在原材料中，射箭在打虎之後臨行之前的共有七份，然而射箭鬥爭之後，大都不是兄妹同時離開熱布巴拉家，而是阿黑離開了，阿詩瑪卻留下。另有三份材料，一是先射箭，後打虎；一則只有射箭的鬥爭，而無比賽情節；另一份則是阿黑先射箭，然後才得進熱布巴拉家的大門。其他各份，則根本無射箭情節。分析這些材料，可以看出一個痕迹，凡射箭在後者，其情節的發展都不同於整理本中的結局，原整理本把射箭鬥爭放在打虎之前似乎也有一定的理由。這個問題究應如何解決，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中外批評者對於《阿詩瑪》的尾聲（即《回声》一章）的意見是很多的。整理人之一在談到《阿詩瑪》的整理工作時曾經說明：“經過再三再四的研究、分析，我們決定運用另一個民間傳說的素材，即關於應山歌姑娘詩卡都勒瑪的民間傳說的素材，大膽加以改造，以阿詩瑪遇救，變為回声作結局。（材料中只有少數幾份提到阿詩瑪變成了回声，有二份與應山歌姑娘有關。但這些簡單的材料卻給了我們以重要的啟示，可以說，它是我們全部靈感的源泉。）”整理者就是由於這種“啟示”，硬把詩卡都勒瑪的故事寫進了長詩《阿詩瑪》，叫詩卡都勒瑪救了阿詩瑪，她們都變成回声，成為永久的伴侶。

阿詩瑪死後變成回声，這當然是很好的，因為這是撒尼勞動人民的願望的形象化，這充分表現了撒尼人民是“特別意識到自己的不朽並且深信他們能戰勝一切和他們敵對的力量的”（高爾

基)。「阿詩瑪」雖然以悲劇而告終,但這裡確乎沒有悲觀主義的影子。阿詩瑪變成回聲,這在發展上是自然的,在情節上是完整的,在藝術思想上是深刻的。“在山壘山的彝族地區,回聲每日每時和人們生活在一起。這種勞動生活的音響,一忽兒在崖前和人們嘻笑對答,一忽兒和人們的歌曲一起,在山巒絕壁間飛翔……對於圭山區的撒尼人民,還有什麼自然現象比回聲更為親近與美好的呢?這種現象,人們起初感到是神秘的,似乎不可理解;後來卻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以似曾相識的感情,深沉地理解了它,並且賦予它生命的光輝與美麗的永恒的形象——阿詩瑪。這使人感到,只有真正人民的历史願望才是永生的。那些侵入到民間文學作品中的蒙蔽、毒害人民的意識,在同一作品中,也會頹然倒下而成為過去;真正人民的藝術构思——回聲——克服了那種虛構的形式所包藏的敵視人民的哲學——宗教迷信,並因而形成全部尾聲的決定性思想。”(孫劍冰:《〈阿詩瑪〉試論》)原整理本無端地引進一個詩卡都勒瑪,意思是為了增加一些什麼,實際上卻是造成了混亂,破壞了藝術的完整,也降低了在思想感情上應有的深度,是一種勞而無功的“創造”。

三、前文已經說過,整理這樣一部敘事詩,要能保持其特有的撒尼人民的藝術風格,確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整理者在這方面雖然用了不少苦心,但確也發生了不少的問題。整理人說,在二十份原材料中,有十九份是口述經翻譯筆錄的,其中只有一份是先以撒尼文字記錄下來,然後進行翻譯的。這樣,再加上整

理者亲自动手新增加了許多段落和句子，有的是属于补充和发展的，有的是属于加工和改写的，有的是属于一般修辞上的潤飾的，有的是属于合并的，有的是属于創作的。而問題也多数出在这些地方。既然是整理，就不能一字不易地塞給讀者，但如“創作”过火，就势必損害了撒尼人民口头創作的特殊风格。这突出地表现在《馬鈴响来玉鳥叫》一章中的若干詩行，如阿詩瑪在热布巴拉家的黑牢里自哀自叹一段，說什麼风呀，鳥呀，太阳呀，月亮呀，等她听到阿黑喊她的时候，說什麼“阴暗的牢洞出現了光明，冰凉的身体感到了温暖”……这种現代知識分子抒情的調子，对于撒尼人民口头創作的那种朴素美簡直是一种严重的破坏！高尔基說：“真实和朴素是亲姊妹，美丽是第三个姊妹。”这些由整理者“創作”出来的东西，既不真实，也不朴素，所以也就不美。又如，《回声》一章中，整理者无端地“創造”出一个湖，說“小河上面有湖，积滿山洪水，石堤四面围，庄稼好收成。热布巴拉一家人，决堤放尽湖中水，用山洪水卷走阿詩瑪，使她兄妹两分离”，在二十份原材料中是找不到这种“启示”的。整理者凭了自己的“灵感”这样进行“創作”，看起来似乎是把原材料中虛幻的东西改为真实的了，而实际上則是把真实的東西改成了虛幻的，是破坏了民族民間文学中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着的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代之以庸俗的实际事物，把五光十色灿烂夺目的画面涂得黯然失色了。原材料中說阿詩瑪的头发象“落日的影子”，整理者大胆地改为“头发閃亮象菜油”，也属于此类。大胆确是大胆

的,可惜是不真实了,馬尔夏克关于譯詩的意見曾說:因为要忠实,所以才大胆,大胆而不忠实,这种大胆是不足取的。

### 三

現在送到讀者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整理本。当讀者拿到这个新的整理本时,一定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以为这一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整理本了。然而事实却又不是这样,因为我們沒有再到撒尼人民中去作进一步的調查研究,只是在原整理本的基础上,反复体会各种异文,参考原整理本出版后各方面提出的批評意見,对原整理本作了某些修改而已。主要的也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射箭斗争:原整理本射箭在打虎之前,現改在打虎之后。原整理本关于射箭只写了四行:

拉弓射出三箭,  
人没到箭先射中大門。  
三支箭都釘在热布巴拉家  
大門、供桌、堂屋上。

这不但太简单,文字也有点生硬。在原材料中,本来有的写得很出色,固然也有三箭合写的,但也有分写的。現在就参照了原材料,每射一箭都有一段描写,看起来是重复,实际上却显得自然而有力些。(这里的三箭,和《馬鈴响来玉鳥叫》中的三次間路,以

及追到热布巴拉家时的三次比赛，在节奏上都是前后呼应的。)原整理本在这一章的最后說：

阿詩瑪的手，  
賽过五条牛。

难道阿詩瑪就真是那么身强力大賽过五条牛嗎？这又是把民間文学中原有的最好的浪漫主义的东西落到庸俗的写实上去了，这里，也进行了一些修改。

二、关于《回声》一章，也是改动比較大的，就是把詩卡都勒瑪的故事从这一章中刪掉了，把原整理者所制作出来的小河上的那个湖也取消了，就单纯地表现了崖神帮助热布巴拉家，使阿詩瑪被大水冲走，终于变成了回声。这样作，看起来比較简单些，实际上可能比較更真实些。这一章文字上变动較多，有的地方也有所补充，如兄妹回家一段：

阿黑說：“哥哥象一頂帽子，  
保护妹妹，盖在妹头上。”  
妹妹說：“妹妹象一朵菌子，  
生在哥哥大树旁。”

这是从原記錄材料中找出来的，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情节，而且比喻也很切合，是撒尼人自己的东西。

三、除上述較大的变动外，在句子上，也有所变动。其中，如

原記錄材料中一些很好的詩句，原整理本刪掉了，或者改寫了，覺得很可惜，又斟酌上下文的关系恢复了一些。如阿黑放羊回家后，看見家里乱糟糟的情况，問：“我家場子里，酒瓶丟滿地下”，仍恢复为“酒瓶象石林”；如形容阿黑剝虎，仍恢复为“好象身上脫衣服，一下子就剝下一張整皮來”。此外，則是把那些近乎知識分子現代抒情詩調子的东西作了些适当的修改。当然，这是不容易改好的，办法是反复体会原材料的詩句，使自己大体上能掌握撒尼人原詩的調子，然后再进行修改。如原整理本說“公房是年輕人的乐园”，不知道撒尼人有无此种說法，总觉得不大对劲，就干脆改得朴素一点。《馬鈴响來玉鳥叫》一章中在文字上变动較多，其中有所增补，多是根据原材料所有的詩节，其中有所刪削，多是为了使之比較和諧一致。《射箭》与《回声》两章中字句的变动也是这样。

这些改动究竟是否恰当，实在沒有把握。但总的希望是，不要由于重新整理而使之与原作相去更远，而是要与之比較接近。反正这并不是最后的定本，要使这部光輝的彝族叙事詩趋于完善，还必须进行很多工作，而且，我們肯定是要这样作的，譬如已經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和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在全面进行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調查研究的同时，就必须再进行关于《阿詩瑪》的研究工作。我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开始这一工作，并作出更大的成績來。